



随笔

画老来红小记

王祥夫 文图

常记与英柱在北京东转西转看纸看墨看笔，这一日却忽然步行到了梅竹斜街南竹竿胡同陈绶祥的家里，适逢陈先生正端坐外屋的一把既宽且大的方凳上在画他的老来红，照例是绿花红叶，陈先生笔下之老来红画的是忒忒的既粗且矮且壮，我与英柱不免相视一笑，再看陈先生手里的笔，也忒短忒粗壮，我与英柱又一笑。陈先生画老来红向来是红叶绿叶花，只此便可见陈先生性格之狂狷，陈先生作画着笔非常慢，不是画，而是一笔一笔地写，每写一笔嘴便跟着一动。我与英柱忍不住又相视一笑。

陈绶祥先生的南竹竿旧房与周汝昌先生相邻，周先生那边好像很久没住人，静静的，门与窗子上的玻璃都有些发乌，从外面根本看不清里边。陈先生家的窗台上有花数盆，其中便有“老来红”，亦是矮壮且粗，我与英柱不免又相视一笑，我们之所以笑，因为陈先生的身材便是矮粗且壮。

那天我们站在那里一边看陈先生作画一边跟他说话。中午便随他出去在胡同离他家不远的小馆子里吃饭，陈先生和这家饭馆老板很熟，点了几样菜，样样都炒得好，那时候陈先生已不怎么喝酒，因为他请客，便与我喝了两小杯。

与陈先生最后一次通话居然是在桂林，苏旅那天做东，我忽然问苏旅，陈绶祥会不会也恰在桂林？想不到苏旅一个电话打过去，陈先生那边马上接了电话，先生说他会马上来，但过了一会陈先生打来了电话说他要先去理个发，理了发再见人。陈先生在电话里说，不理发怎么好见人。我们便一边喝一边等他，但他最终还是没来。

陈先生是桂林人，一个人住在北京，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来他离开南竹竿胡同住到隆福寺，家大了许多，但照样还收拾得干干净净。有一次陈先生来宾馆看我，那次我参加出版社的一个会，被安排住在三联书店旁边，陈先生的家离书店不远，就在隆福寺。那天他来宾馆，讲了一些他年轻时候的事，讲到后来，他忽然兴起，便命人马上去他家取手风琴。手风琴即刻取到，我住的宾馆屋子里即刻响起热烈的《万马奔腾保边疆》，应该是这支曲子，想不到陈先生手风琴也拉得这样好，这真是令人吃惊。

早上起来画老来红，忽然忆及陈绶祥先生，是为记。

漫谈

藕断丝连之美

车前子

蒙的《耒耜经》。“二伐为耦”，就是把两个广五寸的耒合在一起，翻土的时候就要两人并耕。“耦”就引申为“两人并耕”，又从“两人并耕”引申为“配偶”。又从“配偶”引申为“偶数”和“合适”等。

说耦园的园主人沈秉成严永华夫妇这一对“配偶”，说的人不少，这是人间的“配偶”，我来说说空间的“配偶”。

耦园的经营位置就是个“耦”字。这个字是形声字，如果当初造字是会意字的话，两个“耒”合在一起，我们就一目了然了。耦园的东面是“耒”，耦园的西面也是“耒”，两个“耒”之间的空隙，就是耦园的中部。所以耦园的布局在苏州园林中很少见，它是一个对称的园林，像是法国园林，只是耦园的对称没有法国园林那么规矩、机械，是一种变化里的对称，这种对称要细细体会才有察觉。西花园的假山是湖石假山，东花园的假山就是黄石的；西花园的藏书楼前有小井一口，东花园与这口小井对称的却是一泓池水（名“受月池”）。带着写对联的心情游玩耦园，会越玩越觉得好玩。

陈从周《梓室余墨》里说：“苏州耦园黄石山为清初物可信，证以

山间古柏其年龄可当也。惟山巅之洞则后筑”。这黄石假山传为张南垣所叠。叠假山的，苏州人叫“花园子”，其它地方多叫“山匠”。

耦园有农具之美，园主人沈秉成严永华夫妇要在其间隐居，男耕女织，耕稻田太做作，织粗布也没必要，那就耕种花田织纺回文，“耦”吐出了这两个人的恩爱之丝。这两个人恩爱得衣食无忧，不像沈三白与陈芸常常是一时无有命好苦。“耦园住佳耦，城曲筑诗城”，这副对联就是严永华所撰。“城曲”两字，却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微微嘲讽。

耦不通藕，但我也尽可以把耦园的东西部分看成是两支雪藕切了开来，摆放山水之间，而耦园的中部就是两支雪藕吐出的藕丝——这里是园主人的饮食起居之处，站在载酒堂前，我似乎还得到沈秉成严永华夫妇的缠绵。

游玩耦园，往往对耦园的中部匆匆放过，而在我看来，这中部却是耦园的匠心、诗眼和警句，耦园东西两支雪藕的断处，就是中部来连上的，借势留余味，藕断丝连。唐代苏州才子沈亚之把藕丝称作“藕肠”，十分奇特，多大的藕才吐得出一个断肠人呢？

心语

写作由性情完成

介子平

得一见，世间一切，皆为遇见，读书可以遇见百般人生，不读书者只够活一回。若只读众人皆读之书，只能不约而同想到众人皆可想到之事，应声虫般说出众人皆可说之话，读课本与读书，截然不同。读书似观望，写作如参与，舞台再大，若不登台，只是观众。

心有所思，脱然成文，由记述入道，因文采出列，挥手飞鸿，意气昂扬。言有雅驯，段无赘句，文章本天成，意有蕴藉，句无冗词，妙手偶得之；篇幅恢宏，意脉跌宕，笔落惊风雨，铺张扬厉，酣畅淋漓，诗成泣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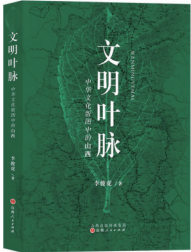
文脉开通，妙手生花，有花也有果，殊不知背后的不易，何来风月，反倒屡屡灰心。每日著作，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忽忽执笔，差误也多，“学不足三者终不能灵妙”。陈师道作诗时，全家清场，老婆抱着孩子躲到邻居家，猫和狗

全部赶跑，诗未毕，一直戒严。作家职业，无外面上光鲜亮丽，畅销书作家乔治·西默农感叹“作家是一个不幸福的职业”，亨利·詹姆斯描述“作家都是孤独者”，菲利普·罗斯甚至直言“写作充满了沮丧和羞辱”。

有些事藏于心，不表达不足释怀，写成日记，且当心路历程的账簿。糊涂时读书，独处时思考，激动时写诗，平静时作文，人文本质，即性情的完成。思考是亲近自己，写作则在还原本真，虽说没有义务将所有真实全盘托出，所说一言，必须真实。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为文之道，义在裨益。写成文字，起初自赏，发表即共享，终须负起责任。欲以一己之力，成千秋之事，他人以为不自量力，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自己则不以为然，虽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连载



18

李骏虎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自然和谐的景点可供休憩。柳宗元“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选定开阔或深邃之处，因地制宜，规划建造了愚溪、龙兴寺西轩、法华寺西亭等多处景观。唐元和十年（815），柳宗元被赦返京，随即又被贬到更远的柳州。在

被他的后人所继承，像一颗遗失的珍珠，穿透历史的尘埃，隐隐放射着光华，成为他伟大建筑家的佐证。

千年之后的今天，柳宗元这条大河的分支遍及华夏，“天下柳姓是一家”，他们沐浴着他的光辉，继承着他的荣誉。其中一支，遗落在太行山腹地的沁水之畔，向世人昭示着柳宗元不为人所知的另一种伟大：景观建筑的美学思想。先后被贬到永州十年和柳州的4年，柳宗元不但在文学和政治思想上完成了最为辉煌的作品，写出了《永州八记》和《天对》等著作，还亲自规划建造了两地多处景观建筑。唐永贞元年（805），“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永州在唐时为人烟稀少的边远之地，瘴疫流行，人民困苦，虽然自然风光旖旎，却是一派原生态的庞杂和神秘，没有

梅溪悠悠，茶香氤氲，晋韵流长。

寻踪柳宗元

历史是一条长河，或壮阔或舒缓，从过去向未来绵延。无数伟大的人物的思想，像支流注入这条大河，晋南人柳宗元是其中的一位。柳宗元是一位思想家，他穿越千年与屈子对话，写出了《天对》；柳宗元是一位政治家，他是“永贞革新”的中坚人物，写出了《封建论》；柳宗元是一位文学家，他与韩愈一起推行“古文运动”，写出了《永州八记》，并使寓言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作为支流，汇聚成伟大的柳宗元，柳宗元就是一条大河。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汇聚成这条大河的还有一条不可忽略的支流，那就是建筑家。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作品被后世广为传诵，而他的建筑思想，只是

外府、中部、内府三部分；院落结构为四合院式，每座大院四角都有一座小院，是明清典型的“四大八小”的建筑形制。西文兴村的建筑风格虽然是明清形制，在选址和美学上体现的却是柳宗元的建筑思想，可见柳琛和他的后人不仅仅只承继了柳宗元的政治抱负和文学追求，柳宗元的景观建筑和对现实的思想体现在这里的一切宏观和细微之处。在可考的文献当中，关于柳宗元的建筑理论，有这么一段话：“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远而事成。”他说的是，景观建筑不但要注意体现自身的功能和使用价值，还应重视景观的社会价值，从人的行为和人体生理角度看，良好的建筑景观能使人心情愉悦，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随笔